

不负卿情 此生为聘

肖若水【作品】

我想要的只是你。
她笑：『我要这天下做什么？』
我会迎娶你做天下最尊贵的女子。
他说：『以天下为聘，
这个男人是她此生渡不过的劫数。
命中注定，』

且赋深情
系列
004

屋内，床榻凌乱，窗音抱膝靠在床角，
身上单薄纱衣被撕扯得破烂不堪。
一张俏丽的小脸苍白如纸，脸上布满了泪痕。



肖若水【作品】

此生
下
不负卿情
为聘





第二十六章 漠北部落

车行一日，在帝都郊外十里镇过夜，楚琰命大军在镇外扎营，带着楚煜、天瑶与几名贴身侍从住在镇内迎来客栈之中。客栈虽不大，却收拾得十分干净整洁，楚煜包下了整个客栈，以至于独栋的小楼中只有他们几人外加店主与小二。

骑了一整日的马，楚琰的伤口又沁出了血，天瑶将他扶入房内，无声地为他处理伤口，又重新敷了药，她很认真，动作也出奇的温柔，只是自始至终不曾开口与他说过半句话。伤口处理好后，她起身便要离开，却被楚琰突然握住了玉腕。

天瑶微光幽深，面色依旧淡淡然，“殿下先休息吧，天瑶去给您准备晚膳。”

他微叹一声，方道：“瑶儿一定要用如此的方式与本王相处吗？”

天瑶淡淡地一笑，笑靥却透着微微凉意，“殿下是希望如何的相处方式呢？”

楚琰无奈，剑眉挑高了几分，才放开她的手臂，复又开口：“本王不饿，伺候本王沐浴吧。”

天瑶不语，推门而出，命小二准备热水。小二倒是个手脚利落的主儿，片刻的工夫，浴桶与热水便被抬进了屋。天瑶试了水温，帮楚琰褪去外袍，将他扶到浴桶边，便放开了手，“天瑶就守在门外，殿下沐浴好，再唤我吧。”冷淡的话音刚落，她作势便要转身离去。

楚琰的手臂却突然从身后环上来，稍一用力，便将她扣进胸膛，“瑶儿与本王一起。”

“不要。”她冷淡地吐出两个字，甚至不屑于给他一个眼神。

楚琰并未回答，而是突然将她拦腰抱起丢入水中，天瑶始料未及，扑通一声重响后，她已在水中挣扎，楚琰的手臂从身后环上来，将她带出水面，她呛了几口水，趴在浴桶边咳着。

“呛到了？”他邪魅地轻笑。

天瑶挣扎了几下，水中便飘出几缕鲜红，他一脸无辜地看着她，目光温柔得能滴出水来，低低柔柔地轻唤着她，“瑶儿……”

天瑶想，那一刻，她一定是被蛊惑了，因为她发现自己没有了反抗的能力，只能任由他所欲为。

入睡前，他们又缠绵了一会儿，天瑶寒凉的身体终于感染了几分温暖，却在一切平息以后，重新恢复了平静。

楚琰躺在她身侧熟睡，衣衫半敞着，身上的白色绷带染了淡淡的血痕。如他这般任性，伤

口时而反复，想要完全恢复，只怕又要一阵子了。天瑶睁着一双明眸，眸色清明，静静地落在楚琰英俊的侧脸。她的手掌下意识地抚摸上他心口的位置，指尖微微颤抖着。

真想将他的心挖出来，看看里面到底有没有她的存在。

温热的泪顺着眼角滑落而下，带着冰冷的温度。她知道，他不爱自己，那么，又何必强硬地将她反锁入怀，楚琰执拗的时候，就如一个孩子，明知留下她，不过是彼此折磨而已。

冰冷的泪落在他的手臂，楚琰剑眉紧锁，片刻后，睁开了绝美的凤眸，映入眼帘的，便是天瑶梨花带雨的脸。他心口一疼，将她又拥紧了半分，“好端端的，怎么又哭了？”

天瑶摇头，用手背抹掉脸颊的泪痕，背转过身，哑声道，“没什么，睡吧。”

楚琰哪里还睡得着，伤口被扯裂了，本就闷痛着，如今天瑶又在他怀中偷偷地哭，他温热的气息贴拂在她耳畔，伸出手臂扳过她的身体，迫使她与自己相对，“告诉我，为什么哭？”

他们离得好近，天瑶只要一抬头，鼻尖就能贴上他的下巴。她双眸剪水，楚楚动人，绝美中又透着淡淡的忧伤，“我父亲有很多女人，我娘只是其中的一个，他不爱我娘，可我娘却对他倾尽了一世的爱，直到她爱不动了，他却不肯放手让她自由。我娘是抑郁而终的，那时，她才二十几岁。”

楚琰安静地听着，并不言语。

“楚琰，你和我父亲都是一样的，我终究逃不出我娘的命运。”

楚琰眉心微凝，环在她腰间的手臂，却不曾松开半分。许久，他才沉声回了句，“不会。”他的答案，十分模棱两可，不会什么呢，他不会如她父亲那般绝情，还是不会让她像她娘亲那般抑郁而终。

整整一夜，谁都不曾安眠，虽是紧密地相拥着，可楚琰明白，她的心已经离他越来越远。

第二日晨起，楚琰换了马车与着装，只带了楚煜、天瑶和几个身手不凡的暗卫，先一步赶往漠北部落，并命亲信打扮成他们三人的模样，随大军一同行走。

马车中，楚琰一身青色长衫，收敛了锋芒，一如儒雅书生般。天瑶换了身白布长裙，墨发及腰，发间只一根青玉发簪为饰。车外，楚煜与几名乔装打扮的暗卫骑马，紧紧相随。

“为何要先一步而行？”天瑶半依着车壁，淡声问道。

“漠北部落形势有变，本王要先行一步早做打算。何况，本王离宫，正给有心之人可乘之机。他们必不会放过这次难得的机会。”楚琰凤目合起，耐心地解释。

如今，他有伤在身，不想与他们硬碰硬。

“嗯。”天瑶淡应了声，并未再多问。

车行十余日，已来到漠北部落边境，翻过前面的高山，便是漠北草原。漠北王子阿郎会派人那里接应他们。

入夜，他们将马车停在山脚下休息，三人坐在火堆边烤着猎来的野味，看似悠哉，天瑶却明显地感觉到气氛不对。几个暗卫均是面色凝重，好似随时会面临一场大战。

楚琰将她半拥在怀中，将一颗白色药丸递到她唇边，天瑶张口将药丸吞下，竟不询问半句。

“乖。”楚琰轻笑着，在她唇边偷了个香吻，竟完全不顾及一旁还有楚煜。而后者只是嘻

哈地咳了两声，依旧一脸戏谑之色。

天瑶秀眉微凝，不着痕迹地挣脱楚琰的怀抱，淡然地开口，“翻过这座高山，就是目的地吗？”

“嗯，翻过桑田山，就是漠北部落大营驻地。”楚煜含笑回了一句。

“桑田？”天瑶轻念着二字，眸光幽动。

楚琰一笑，“这山名叫桑田山，听闻数百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汪洋沧海，几百年的变迁，却变成了巍峨高峰，不知从哪一代开始，人们给这座山峰起名桑田，寓意：桑田沧海，沧海桑田。”他说这句的时候，目光一直锁在天瑶身上，极尽温柔。

“嗯。”天瑶却只是淡淡地应了一声，又道：“这桑田山只怕不好过吧。”否则，楚琰也不会给她服下解百毒的灵药。

“别怕，本王会护佑你周全。”楚琰柔声说道。

天瑶冷魅一笑，眸光对上他的眸，“天瑶孑然一身，还有何可怕的。”

出乎天瑶意料的是，楚琰竟要夜闯桑田山，这山中地势险要，密林云集，很有可能已被人埋伏。楚琰却说：山中雾气凝重，白日也不见得有多安全，何况，对方绝料想不到他会夜闯，如今，便是要出其不意。

他们丢弃了马车，天瑶与楚琰共乘一骑，他将她护在怀中。骏马飞驰，天瑶紧闭着双眼，只能听到耳边呼啸而过的风声。密林之中，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楚琰与楚煜等人，只能依靠信号传递报平安。行至一半，都未曾发现半分不妥。

“怕吗？”他柔声询问。

“没有。”天瑶淡漠地回了句。她是真的不曾害怕的，不知为何，窝在他怀中，却是十分的安心。

然而，下一瞬，气氛却突然凝重，他的气息变得急促粗重，手臂翻转，竟将她置于自己身后，天瑶惊魂未定之余，手臂紧环住他的腰身，“楚琰……”

“抱紧我，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要放手。”声音压得极低，却带着无尽的威慑。此刻，天瑶能从他身上感觉到明显的肃杀之气，冷冽骇人。腰间绯红宝剑出鞘，在暗夜中，剑身散发着幽冷的寒光。身下，赤兔似乎也感觉到危险，健蹄扬土，加速奔跑。

紧接着，漫天箭雨而下，楚琰手中宝剑飞舞，羽箭撞上剑身，发出清脆的叮当声与刺目的火花。天瑶紧抱住他的腰身，并不敢妄动。却耳尖地听到草叶上传来的窸窣声。有人在向他们靠近，并且为数不少。

楚琰突然侧身，将她揽入怀中，从赤兔一侧翻滚而下，在脱离马身之前，用剑背狠狠地抽打了下马臀。赤兔通灵，懂得主人心意，前蹄扬起，发出一声刺耳的嘶鸣，之后如闪电般穿入密林，成功引开了一批刺客。而楚琰与天瑶相拥着滚入杂草丛中，下一刻，黑衣人便追随之而来。

黑暗笼罩下，伸手不见五指，只能凭着耳力拼杀，楚琰一只手臂紧锁在天瑶腰间，另一只手中宝剑发出嗜血的嗡鸣，剑光闪过处，天瑶看到绰绰暗影，如来自地狱中的魑魅。宝剑所过

之处，鲜血迸溅，浓重的血腥味，让人几欲作呕，不时伴随着带着死亡的凄厉惨叫。

这是一场生死博弈，天瑶知道，如此情势之下，她只会成为楚琰的负担，“楚琰，放开我。”她在他耳边道。只是，久久未得到他的回应。反而是腰间的手臂收得更紧。她从未见过如此刻般的楚琰，仿佛来自地狱的魔王，带着可以吞噬一切的邪恶力量。

杀戮声逐渐消失，耳边逐渐清晰的是他沉重的喘息。他依旧紧拥着她，足尖轻点，向密林深处飞去。天瑶紧闭着双眼，被他抱着前行。速度之快，竟不输赤兔良驹半分。密林尽头，竟隐藏着一座残旧的木屋，楚琰踢开房门，扑面而来的是干草的味道，可想而知，这座木屋已荒废了许久。

他将天瑶平放在角落，自己则靠在她身侧，他胸膛急剧地起伏，看得出，刚刚那场厮杀，他已耗尽心力。

屋内同样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天瑶看不清他此刻的模样，却嗅到他身上浓重的血腥气，一时间竟慌了手脚，身体都止不住地颤抖着。她摸上他的胸膛，颤声地问道：“楚琰，你伤到了哪里？”

“担心我吗？”头顶传来他邪魅的笑声，低低柔柔，带了几丝玩味。倒是难得，此刻，他还能轻松如此。

他紧握住她胡乱摸索的手腕，稍稍用力，便将她拥入怀中，“我没受伤，血是刺客的。”

对于他的话，天瑶自是不信，指尖摸索着搭上他手腕内侧，片刻后，方松了口气。他已结疤的伤口并未扯裂，并且未添新伤，此番楚琰并未骗她。

“本王就这么不值得你信任？”他又是一笑，微凉的唇片就伏在她耳畔，他的气息已经均匀。

天瑶沉默不语，却在他怀中扭动挣扎，他步步紧逼，她却步步退缩。直到，柔软的身体贴上粗糙的墙壁，无处可退。

“你怕本王？”他再次缠上来，声音中夹杂着几丝冷魅。

天瑶依旧不语，纤长的睫毛却染了水雾。她娇小的身体缩成一团，紧贴着墙壁。楚琰温热的手掌已抚摸上她如丝缎般柔滑的脸颊，自然也触摸到了她脸颊的湿意。他倾身上前，低头吻掉泪痕，用低沉沙哑的声音，轻轻地说道：“瑶儿，不会再伤害你了。”

楚琰拥着她靠坐在角落处，手中紧握着绯红的宝剑。

天瑶伏在他的胸口，出奇的安静，若不是清浅的呼吸声和她身体温良的温度，他甚至要以怀中抱着的只是一只提线木偶。

“恨我吗？”楚琰淡声开口，他说“我”，却不说“本王”。

天瑶依旧沉默，半晌后，才缓缓地开口：“我恨，那又能如何？”

楚琰唇角扬起一丝苦笑，又开口道：“那就恨着吧，至少，能证明曾经爱过。”

天瑶很想说他无耻，可是，她已经没有力气了。隐在云袖下的手掌紧握成拳，却无法发泄所承受的痛苦。也许，她再一次错了，那日便不该心软留下来。当时或许是思绪混乱，或许是被楚琰的重伤所惑，可聪明的沈天瑶，平静后，又怎会想不出，那不过是他上演的一出

苦肉计。

启明星冉冉升起，清晨的第一道曙光透过窗棂斜射进来，照亮了男子俊美的侧脸，亦照亮女子绝美的容颜，天瑶羸弱地枕着他的胸膛，颤动的睫毛上还沾染着泪珠，模样甚是凄楚可人。楚琰心口一疼，低头吻了她的脸颊。

“瑶儿真美。”

天瑶默然，反应慢半拍地抬眸凝望着他，眸中波光盈动，脸颊染着淡淡的潮红，美得让人窒息。樱红的唇片微微地颤动，楚琰想，那一刻，哪怕她向他要全世界，他亦是心甘情愿给她的。

“师父说，红颜易逝，是不是等到天瑶年华老去，殿下才肯放手？”

楚琰剑眉冷挑，突然将她拥紧，紧得几乎让她喘不过气来。他沉声开口，落在她脸上的目光，灼灼而坚定，“若本王说，要困你一生一世呢？”

天瑶先是一愣，片刻后，摇头苦笑，“你不会。”他心中有尹涵幽，身边有玲珑与尹涵雪，又如何能与她一生一世。

“我会。”他重重地咬着两个字，恨不得将她融入血脉中。

天瑶笑靥如花，脸颊却有冰冷剔透的泪珠滑落，楚琰第一次明白，原来笑着哭，才是最痛的。他很想问她要什么，可是，他心里亦明白，她要的，是他唯一给不起的东西。

“天瑶要的不是一生一世，而是唯一。哪怕一月、一天、一刻也好，你我之间只有彼此，再无他人。”

“瑶儿……”楚琰拥着她，只低唤了句，却觉如鲠在喉，再也发不出声音。

屋外，突然传来清晰的马蹄声，那声音由远及近，天瑶心口一惊，慌忙抬头看向他，却见楚琰面色不变，唇角挑起一抹邪魅的笑，“别怕，是本王的赤兔。”

果然，马蹄声停歇后，是赤兔良驹的一声嘶鸣。紧接着伴随而来的，是楚煜与暗卫的声音。骏马通灵，自然是它嗅着楚琰的气息，将楚煜等人引来的。

“楚煜来迟，还望七哥莫怪。”

“未将来迟，请殿下恕罪。”

“嗯。”楚琰将天瑶从地上抱起，整理了一下两人的衣衫，然后对屋外道，“都进来吧。”

楚煜率先走了进来，在两人褶皱的衣衫上扫视了一圈儿，然后暧昧一笑，“七哥如此好兴致，想来并未受伤，害得臣弟担忧了一夜。”

天瑶将头压得极低，脸颊早已红透。反倒是楚琰面不改色，沉声岔开了话题，“可有伤亡？”

“没有，七哥故意将刺客引开，我与其他人并未遇袭。”楚煜缓声回了句。

“嗯。”楚琰点头，“刺客没有得手，只怕并未走远，今日必要翻过桑田山，进入漠北部落的势力范围。”

“臣弟明白。”楚煜收起戏谑，半晌后，却再次开口，“大军营帐昨夜被偷袭，扮作七哥的暗卫被刺杀。另外死了几名守卫，并无其他伤亡。”很显然，那面的刺客亦是冲着楚琰

来的。

楚琰并未表现出丝毫惊愕，似乎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想必是那女人的杰作，不必理会她。”

“那昨夜七哥遇上的刺客呢？可是同一伙人所为？”楚煜又问道。

“昨夜刺杀本王的，只怕是二哥的人。二哥了解本王的秉性，他自然猜得出本王不会留在军中坐以待毙，所以，命人在桑田上最后一关拦截。”楚琰有条不紊地说着。萧家，不过是跳梁小丑而已，他从未放在眼里。真正对皇位造成威胁的，是他那个野心勃勃的二哥和手握重兵的司徒族。

越过桑田山便正式进入漠北部落境地，让天瑶震撼的是，无边无际的大草原，和肆意驰骋的骏马。一支漠北部落的骑兵早已在桑田山脚下等候，为首的年轻英俊的男子，剑眉朗目，拥有着漠北部落人的豪放与热情。此人，便是楚琰的师弟，漠北部落王子阿郎。

楚琰一行翻越桑田山，与漠北部落军队会合。阿郎见楚琰前来，脸上挂满欣喜的笑，翻身下马，拱手一礼。楚琰飞身下马，大步来到阿郎身前，在他肩头落下一拳，两人朗笑，用蒙语对话，谈笑风生。

许久后，阿郎的目光已有意无意地瞥向了赤兔之上的天瑶，她太过耀眼，在辽阔的草原之上恍若一颗耀眼的星子。楚琰顺着阿郎的目光探去，映入眼帘的是天瑶淡漠的容颜。他温柔地一笑，两指置于唇边，一声清脆的口哨声后，赤兔前蹄在地上蹬了几下，然后哒哒地跑到楚琰身边。

“瑶儿，来。”楚琰伸出手臂，将天瑶从马上抱了下来，并用漠北部落语对阿郎道，“她是本王的妃子，名叫沈天瑶。”

阿郎王子一笑，拱手施礼，出口的竟是流利的中原话，“阿不尔斯郎见过师嫂。”

天瑶微愣，脸上写满了茫然。

楚琰一笑，将她拥入怀中，柔声解释，“瑶儿，他是本王的师弟，漠北部落王长子阿不尔斯郎，你唤他阿郎便是。”

天瑶眸光低敛，对阿郎俯身施礼，“阿郎王子，有礼了。”

“师嫂不必多礼。”阿郎爽朗而笑，伸手虚扶了天瑶一把。天瑶蹙眉，不着痕迹地后退了半步。漠北部落人向来豪爽，从不介意繁文缛节。而天瑶是娇滴滴的中原女子，自幼便知：男女授受不亲。

“阿郎。”楚琰眸色沉了几分，阿郎在中原住过的时日不短，该懂得中原人的礼节，刚刚此举，的确是失礼。

阿郎不以为意地笑，又用漠北部落语道，“师兄莫怪，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虽是国色天香，她却是师兄的女人，阿郎绝不敢觊觎。”

楚琰朗笑，又在阿郎胸口不轻不重地落下一拳，“你还有心思在此调侃，依本王看，逆贼阿勒赤真叛乱对漠北部落皇族威胁并不大。看来，本王可以带大军打道回府了。”

“是阿郎一时失言，师兄莫怪。如今情势危急，我母后与皇弟都被阿勒赤真那反贼囚禁，

父王忧思成疾，目前，我漠北部落人心惶惶，牵一发而动全身。”阿郎剑眉紧锁，一脸威严，楚琰亦无心再与他玩笑。

“走吧，带本王去见漠北部落王。”

“师兄请。”阿郎拱手，让出一条路。

“嗯。”楚琰点头，复又看向身后的天瑶与楚煜，“阿郎，你派人安顿本王的侧妃与堂弟。”

“师兄放心，上等毡房，阿郎早已命人收拾妥当。”阿郎忙回道。

楚琰点头，向漠北部落王的大帐而去。

短短两日的光景，楚琰已指挥漠北部落军队与阿勒赤真叛军交锋了几次，双方都没有讨到便宜。阿勒赤真曾是漠北部落王心腹，用兵如神，若非野心勃勃，倒也是个难得的良将。

楚琰似乎很忙，每日他离开的时候，天瑶尚未醒来，他回来的时候，她早已睡下。漠北部落处在塞外，早晚温差极大，深夜苦寒，楚琰习惯拥着她入睡，温暖她温冷的身体。

他脱了外袍躺在她身侧，如往常一般将她揽入怀中，而天瑶却睁开了一双明眸，眸中一片清明。

“怎么没睡？”楚琰轻笑着，指尖摩擦着她那柔腻的脸颊。

“我在等你。”天瑶淡淡地回了句。

楚琰笑，原来被等待的感觉是这般温暖，“有话与本王说？”

“嗯。”天瑶点头，“漠北部落内乱很棘手吗？”

“还好，阿勒赤真确是将才，本王一直不忍下重手伤他。”楚琰柔声道。

天瑶枕着他的手臂，如蝶翼般纤长的睫毛微微颤动，“殿下惜才，所以，想要收服他，是吗？”

“知我者，瑶儿也。”楚琰轻笑，低头吻了吻她樱红的唇瓣，“瑶儿等本王，不会是为了说这些吧？”

天瑶轻轻地摇头，复又怯怯地开口，“天瑶只是想问殿下，明日天瑶可以离开大帐去外面透气吗？”

自从来到漠北部落，两日来她从未走出大帐半步，帐外暗卫无处不在。外面的广阔蓝天和一望无垠的草原竟也成了奢望，华丽精美的大帐，竟成了另外一座牢笼。

“瑶儿一定闷坏了吧，明日本王带你出去骑马。”楚琰温润一笑，毫无预兆的将她反锁入怀，唇角扬起一抹邪魅，“本王随了你的心意，瑶儿是不是也该给本王点儿甜头，嗯？”

这两日忙碌，他回来时，她早已睡下，楚琰不忍扰了她的清梦，一直忍着不曾碰她。

天瑶明知反抗不过，便安分地任由他所欲为。她像只木偶一般，紧闭着双眼，微微颤动的睫毛，沾了点点水雾。楚琰吻着她，却也触碰到她眼睛冰冷的泪，高大的身体一震，下一刻，放开了她。

天瑶听到头顶传来若有似无的叹息，然后，被他温柔地再次拥入怀，“睡吧，本王不会再逼迫你。”

第二日，天瑶起得很早，换了身蒙服，依旧一身纯白，墨发编成辫子，带着雪白的毛绒头饰，精致唯美的如陶瓷娃娃一般。

楚琰坐在一旁，悠哉地品着清茶，深邃的墨眸中只有美人如玉。

“我们可以出发了吗？”天瑶温柔浅浅地笑，眸中带着丝丝期盼，如星光璀璨，美得耀眼。

楚琰一时动情，伸臂将她揽入怀中，在她唇边偷了个香吻，然后，淡淡地回了句，“好。”

他拥着她，刚迈出大帐，楚煜便挡住了二人的去路，目光触及到天瑶时，眸中一闪而过惊艳之色，但片刻便恢复了镇定，对楚琰拱手道，“七哥，阿勒赤真的兵马又蠢蠢欲动了。阿郎王子已带兵准备御敌。”

楚琰眸色一沉，冷冷地哼了声，“还真是片刻都不安分，你先过去，本王稍后便到。”

“是。”楚煜领命，转身离去。

楚琰略带无奈地提起天瑶的双手，歉疚地落下一吻，“本王只怕无法陪瑶儿去骑马，大帐四周的草原还是很安全的，记得，别走得太远。等本王处理好事情，就回来陪你，好吗？”

“嗯。”天瑶点头，“那王爷可否让暗卫离开？天瑶不是你的囚犯。”

楚琰摇头失笑，原来，她竟是这般想他的，“瑶儿何必曲解本王的意思，这些暗卫只是保护你的安全。若非必要，不会出来打扰到你。本王只命他们远远地跟随，如何？”

天瑶再次点头，也只能如此。

她在侍从的带领下进入马场，肆意奔驰的骏马中，她一眼便看到了楚琰的赤兔，亦如它的主人一般傲慢耀眼。天瑶双手置于唇边，喊了声，“赤兔。”它便扬着蹄子跑到天瑶身边，撒欢地围着她打转。

侍从还是个半大的孩子，没轻没重地开起了玩笑，“娘娘貌若天仙，连赤兔都喜欢您呢。”

天瑶温柔地浅笑，顺手牵过赤兔的缰绳，却并没有骑，只是牵着它，一人一马在广阔的草原上漫步。风迎面而来，夹杂着淡淡的青草香。天瑶随意地躺在草丛中，两瓣樱红的唇片夹着一根青草。赤兔守在她的身边，寸步不离。

天瑶微眯着双眼，享受着草原上的阳光。宫中的蓝天，只有头顶的那一片大小，而草原的天空，却是望不到边际的。她突然忆起了天山，幽冥宫虽然冰冷，她却从未被束缚住手脚，天山顶峰的天空是蔚蓝色的，清晨的阳光落在身上很暖，从未有一刻如此刻这般想念那里。

身边的赤兔本是很温顺的，却突然烦躁地踏起蹄子，口中不时发出闷声嘶鸣。

“怎么了？”天瑶坐起身，不解地问道，才发现不远处几匹骏马由远及近奔驰而来。很明显是在赛马。原来，是好战的赤兔耐不住性子了。

“去陪他们玩玩。”天瑶一笑，翻身上马，策马追赶了上去。

赤兔是楼兰小国进贡的汗血宝马，万里挑一，一般的骏马自然无法与之相比，混入马群中，转瞬的工夫，便独占鳌头，将其他骏马远远地抛在其后。在冲过终点时，身后只余一匹白色骏马紧紧相随，骏马之上，是一位比白马还要娇媚的年轻女子，衣饰华美，一看便知出身高贵。

“你是谁，我怎么从未见过你？”女子友善地笑，用漠北部落语问道。目光好奇地盯着天

瑶的坐骑，“你骑的就是传说中的汗血宝马？居然能跑过我的骥雪。”

天瑶含笑，用流利的蒙语回答，“它叫赤兔，我叫阿瑶，是中原人。”她三娘锦玉便是漠北部落的人，很小的时候，天瑶便学会了蒙语。

女子朗声而笑，“我是塔娜，我的父亲是漠北部落王。你一定是随太子殿下一起来的中原人吧。”

“是。”天瑶点头。

塔娜复又一笑，笑的时候，两只眼睛眯成一条缝。看着天瑶的目光，满是艳羡，“你们中原的女人，都像你一样漂亮吗？”

天瑶羞怯地一笑，缓缓地开口，“公主貌美如花，漠北部落的女子一样美丽风情。”

塔娜开怀地笑，策马来到天瑶身侧，“你是第一次来我们漠北草原吧，走，我带你去看看草原的风光。”

“那就有劳公主了。”天瑶礼貌地谢过。

二人一路策马驰骋，塔娜成为天瑶很好的向导，直到日落黄昏，二人甚至还没有玩到尽兴。

远远的，传来嘹亮的歌声，是一曲草原民歌。男子的歌声，饱含深情。

“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哪，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我等待着美丽的姑娘呀，你为什么还不到来哟……”

这歌声好熟悉，和记忆中三娘唱得一模一样。

“如果没有天上的雨水呀，海棠花儿不会自己开，只要哥哥你耐心地等待哟，你心上的人儿就会跑过来哟。”

“阿瑶，你唱得真好听。”塔娜从不吝嗇于称赞。

天瑶的歌声干净纯美，而那一端，却迟迟再无回应。天瑶轻笑，目光淡淡地落在塔娜身上，“天瑶的歌声再美，却不是对方期待的那一个。公主，你说对吗？”

塔娜脸颊顿时羞红了一片，目光痴痴地遥望着歌声传来的方向，“阿瑶你真聪明，这也瞒不住你。他是我的阿布哥，是我们漠北部落的第一勇士。”

天瑶喜欢塔娜的心思单纯，她所有的心思，都写在脸上。不像宫中的女人，表面温顺谦和，却一个比一个心机深沉，防不胜防。

“公主天真善良，天下的男子，都会为公主动心的。”

“我不需要天下的男人为我动心，我只要和我的阿布哥长相厮守。”塔娜娇羞地笑着，扬起马鞭在马臂上狠狠地抽打了几下，马儿刺痛，四蹄扬起，奔驰而去。

天瑶含笑，策马追赶过去。

二人回到部落，族人正在宰牛宰羊，架起了篝火庆祝漠北部落的勇士在楚琰太子的带领下大胜阿勒赤真叛军。

“是太子殿下与我哥哥打了胜仗呢！”塔娜欣喜不已，拉起天瑶的手，围到篝火旁，与族人手拉着手，跳起了喜庆的舞蹈。天瑶脸上一直挂着唯美的笑，绝美的脸庞在火光的映衬下，美得有些不真实。

楚琰、楚煜一行人在漠北部落王与阿郎王子及皇族众人的簇拥下，走出大帐，来到篝火晚宴的现场。楚琰刚一走入，便看到篝火旁欢笑而舞的天瑶，她那么耀眼，即便是隐入人群中，一样不会被淹没。

他唇角含笑，大步向天瑶走去，毫不避讳地在大庭广众之下将她拥入怀中。

“啊——”天瑶的身子撞入他的胸膛，发出一声闷哼。

塔娜一惊，见是陌生人强行抱住天瑶，厉声道：“你是谁，快放开她！”

楚琰冷魅地一笑，开口道：“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是我的女人。”

“什么？”塔娜瞪大了双眼，嘴巴张得很大。

天瑶低头不语，想要挣脱他的怀抱，无奈，他环在腰间的手臂如铜墙铁壁一般，她竟撼动不了半分。

阿郎大步走上来，一把拉过塔娜，沉声道：“塔娜，不得对太子殿下无礼。”然后，又转向楚琰，“舍妹年幼无知，还望师兄不要责怪。”

楚琰轻笑，面上并无半分恼怒之意。

塔娜方从震惊中缓过神来，礼貌地对楚琰施礼。又对天瑶道，“阿瑶，原来你的爱人是中原的太子殿下啊！”

“嗯。”天瑶淡淡地应了声，将头压得极低。“爱人”二字，听在天瑶耳中，竟格外的刺耳。

“殿下，天瑶有些累了，想回去歇息。”

楚琰含笑点头，宠溺地刮了下她的鼻尖，“嗯，你今儿在外疯了一天，也该累了，本王带你回大帐休息。”话落，他已将她打横抱起，侧头看向一旁的阿郎，“明日本王的大军便会翻越桑田山进入漠北部落境内，若是要庆祝，就等到擒住阿勒赤真吧。”

“是。”阿郎拱手一拜。

楚琰与天瑶走后，楚煜嘻哈地揽过阿郎的肩膀，他并不懂蒙语，好在阿郎的中原话说得不错，“我七哥现在是妻管严，别理他，我们去喝酒。”

次日，楚琰的大军驻入漠北部落地界，热情好客的漠北部落的人载歌载舞地迎接。天瑶跟随在楚琰、楚煜、漠北部落王与阿郎王子等人身后，迎接大军进入。而让她错愕的，领军前来的，竟然是云剑。

“云剑参见太子殿下，见过漠北部落王。”云剑拱手施礼。

漠北部落王朗笑，“云大人不必多礼，大人远道而来，是我漠北部落之幸。”

“漠北部落王客气。”云剑礼貌地回道。

“表哥一路辛苦。”楚琰轻笑开口。

云剑再次俯首，又道：“幸不辱使命，只是……”他顿了声，语带犹豫，然后，只见他身后走出一位身材娇小之人，一身侍卫打扮，模样却格外俊俏。

“殿下！”她微低着头，娇怯地唤了句，竟然是——尹涵雪。

楚琰眸色幽沉，楚煜与天瑶更是震惊。她本该在宫中才是，如何会出现在此处？！

“嗯。”楚琰淡淡地应了声，面色不变，甚至不再多看她一眼，“随本王去大帐吧。”他转身而去，楚煜、云剑与天瑶紧随其后，涵雪将头压得极低，跟在众人的最后面。

漠北部落王与阿郎都是识趣之人，见气氛不对，心知是中原人的家事，不敢再跟随。

大帐中，只有楚琰、楚煜、云剑与天瑶、涵雪几人，暗卫都在帐外。

楚琰坐在主位上，一掌拍在桌案上。尹涵雪吓得不敢，屈膝跪地，眸中含泪，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因为长时间赶路，身上粗布衣服染满灰土，的确有几分狼狈，“殿下，涵雪知错了。”

“哦？那你告诉本王，错在何处？”楚琰也不怒，反而邪魅地扬起唇角。

尹涵雪紧咬唇片，眼泪扑簌地滚落，却不发一语。

楚琰沉稳地坐在原位，悠哉端过一旁的清茶，浅酌了一口。她不开口，他也不开口，似乎就打算这样一直和她耗着比定力。帐内，死一般的沉寂，对于尹涵雪来说，无疑等于凌迟处死。

最后，是楚煜实在不忍，开口打破了沉默，拱手对楚琰道，“还望七哥宽恕，尹侧妃虽有错，也因太过思念七哥，情有可原。臣弟即刻命人护送她回帝都。”宫妃私自出宫，是不赦之大罪，涵雪不要命，他却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她枉送性命。

楚琰面上终于有了变化，唇角冷然一挑，开口道：“她唯一的错，便是太过自以为是。”

她人在这里又能如何，若他心中无她，冒死前来又能改变什么。

“表哥呢，没有什么向本王解释的吗？”楚琰剑眉一挑，薄冷的目光又落在云剑身上。

云剑俯身拱手，沉声道：“殿下恕罪，微臣也是行至桑田山下才发觉娘娘混在大军之中，此地距京城万里之遥，微臣不敢贸然做主将娘娘送回，只好将她带来，请殿下处置。”

楚琰冷漠一笑，“从帝都到漠北部落境内，行军月余日，表哥都不曾发现军中混入了女子，若她不是本王的妃子，而是奸细呢？后果只怕是不堪设想了。”

云剑身体一震，下一刻单膝跪地，“是微臣一时失察，请殿下降罪。”

“罚俸三年，以儆效尤。起来吧。”楚琰冷漠地吐出一句，完全公事公办。云剑起身，立于旁侧，不敢再多语半句。而尹涵雪依旧跪在地上，等待着那个高高在上的男人的判决。

“七哥……”楚煜犹豫着，硬着头皮又唤了一句。

楚琰轻哼了声，他自然明白楚煜想说什么，“你不必多说，漠北部落距离帝都万里之遥，贸然送她回去，若是途中被有心之人所掠，又要平添是非。你放心，尹侧妃的头脑好得很，她敢贸然前来，宫中自然已做到万无一失了。”

闻得此言，尹涵雪明白，他是已打算将自己留下，心里算是松了一口气，“不敢欺瞒殿下，涵雪买通了御医，对外宣称我染了天花会传染，如今皇上已下旨封了菌芯阁，外人不得靠近半步。”

旁人不再多语，心想这尹侧妃的确是有几分胆量与谋略的。却是个值得让人疼宠的女子。

“你下去吧，本王会命人安排单独的营帐给你。记住，在回宫之前，你的身份只是云大人的侍从。”楚琰淡声说道。

“是，涵雪懂得。”或许是跪得太久，涵雪爬起来时有些吃力，踉跄了几次，才险险站

稳。楚琰冷漠地坐在原位，如局外人一般，没有半分相扶的意思，而他不动，其他人更是不敢。

尹涵雪走后，楚琰随手展开了漠北部落边境布防图，欲与云剑、楚煜商讨军事。天瑶见状，起身对三人微微一拜，转身便要离开，不曾想，却被楚琰唤住。

“去哪儿？”

“回帐子。”她淡漠地回了一句。

楚琰微勾起唇角，对她伸出了手臂，“过来。”

简单的两字，却是命令的口吻，天瑶沉默片刻，但还是认命地挪动步子来到他面前，“殿下还有何吩咐？”她话音刚落，下一刻却被楚琰揽入了怀中。鼻尖撞上他结实的胸膛，微疼。天瑶恼火，睁大明眸瞪着他。

楚琰的手臂环在她的腰间，让她坐在自己的腿上，另一只手，却指点着布防图，面色认真而凝重。好似怀中多了个女人，对他并没有半分影响。而他一派淡然，其他三人却是面色各异。

当着外人面被他困在怀中，天瑶又羞又恼，却无法挣脱，一张俏脸涨得通红。云剑面色有些泛白，眼珠子好像掉在布防图上一般，不敢探向旁处，而楚煜偶尔轻咳声，头压得极低，以至于外人无法看到他面上的表情。

楚琰此举，的确有作秀的成分，云剑与楚煜的心思，或许瞒得过别人，却瞒不过他的眼睛。他不发难，却不代表他可以任由他们妄为。

“本王与阿勒赤真交锋过几次，此人的确骁勇善战，若是强取，只怕伤亡不小。”楚琰沉稳地开口。

“那七哥意下如何？”

楚琰笑着，指尖随意地在布防图上指了指位置，“本王想，瓮中捉鳖。”

楚煜、云剑二人一看，他所指之处，竟是漠北部落大营所在，“七哥的意思……可阿勒赤真亦是精明之人，想要将他引入瓮只怕不易。”

“阿勒赤真此人生性多疑，想要引他前来的确不易，看来本王与阿郎要演一场双簧了。”楚琰冷魅而笑，幽深的眸中掀起冷冽的寒光。

楚煜与云剑二人走后，天瑶才得以挣脱楚琰的怀抱。她立于他身侧，身上散发着丝丝寒气，“殿下的戏演完了吗？那天瑶是不是可以回帐休息了。”她依旧是一脸的淡然，好似无论他做什么，都无法掀动她的情绪。

楚琰一笑，优雅地起身，指尖轻佻地勾起她的下巴，“若本王说，没有呢，嗯？”他话音落，出乎意料地低头擒住她樱红的唇瓣。

天瑶僵硬着身子，瞪大双眸看着他近在咫尺的俊颜，她并未预料到他会突然吻她，反应明显慢了半拍，等她反应过来时，楚琰已经离开了她的唇，“我们，回帐中继续？”

“你，你说不过逼迫我的。”天瑶踉跄地后退了两步，手掌紧攥住领口的衣衫，生怕他会再一次侵犯。

楚琰含笑，却没有再为难她，只是伸臂轻柔地将她揽入怀中，“本王抱你回大帐休息，放

心，你若不愿，本王不会硬来。”

天瑶点头，任由他抱着回了帐子。他如往常一般将她拥在怀中，天瑶却了无睡意。

“殿下打算如何安置尹涵雪，难道就这样一直冷着她吗？”

“不然呢？瑶儿希望如何？”楚琰邪魅地一笑，拥在她腰间的手臂又紧了几分。涵雪的到来，的确会造成一定的困扰。她与天瑶不同，天瑶至少还有自保能力，而涵雪却真真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

“她是殿下下的女人，天瑶不该置喙。”她合上一双明眸，背转过身去，不再开口。楚琰也不恼，从身后再次缠上来，将她困在怀中，满足的合上凤眸。不知何时竟染上了这种习惯，只有抱着她才能安稳入睡。



第二十七章 秦晋之好

次日午后，漠北部落王宴请中原远道而来的众将领，把酒言欢，宴会上，漠北部落的女子载歌载舞，塔娜公主一身精美华服，一张俏丽的小脸，在火光的映衬下更显妩媚。她一边跳舞，一边给众将士敬献哈达。在来到楚琰身边时，因为他是阿瑶的爱人，塔娜便多看了他半晌，许是极少见到如此英俊的男子，塔娜一时羞涩，脸颊微红，低头退了下去。

而此举看在漠北部落王眼中却是另一番意味。他朗声而笑，对着楚琰高举酒杯，“殿下远道而来，又为我漠北部落之事操劳，本王与漠北部族不胜感激。”

“漠北部落王客气，漠北部落对我大翰称臣，我大翰皇朝自当将其护在羽翼之下。”楚琰亦举起酒杯，客套地回敬。

只不过，漠北部落王的客套，却是牵引着下文的，他爽朗的笑，招来塔娜公主。塔娜如小鸟一般，身披彩色羽翼，欢快地来到父亲身边。

漠北部落王一笑，慈爱地抚摸着女儿的头，复又侧头看向楚琰的方向，“太子殿下对我漠北部落有再造之恩，本王无以回报，这是我的女儿塔娜，是我们草原上最耀眼的明珠，本王愿将这颗明珠奉送给太子殿下。希望我漠北部族与大翰皇朝结秦晋之好，永世修和。”

“漠北部落王的心意，本王心领了，本王已有妃子，不想委屈了塔娜公主。”楚琰含笑，顺势将身侧的天瑶揽入胸膛。他的本意自然是要天瑶解围，聪明的她，又怎会不懂他的意思。而她一直低敛眸光，淡然沉默，全然一副局外人的模样。

楚琰凤眸微眯，落在她身上的眸光，透着几分危险的光泽。

漠北部落王将心爱的女儿当作礼物双手奉上，不过就是怀柔政策而已。漠北部落现在的情势迫在眉睫，楚琰大军入境，只要他一声令下，便可解漠北部落王的燃眉之急。他主动示好，亦不足为奇。若换作往日，楚琰顺水推舟，倒也无所谓。只是如今，他已少了那份情致。何况，没有塔娜公主锦上添花，他一样可将漠北部落握在掌间。

漠北部落王亦是朗笑，微微摆手，“说出去的话又如何能收回呢，男人三妻四妾实属平常，本王心意已决，殿下就不要再推辞了。”

“父王。”塔娜怯生生地唤了句，漂亮的眉心几乎拧在一处。

因为漠北部落王与楚琰交谈用的是漠北语，所以，楚煜与云剑二人均是一头雾水，反倒是站在他们身后的尹涵雪已猜出了几分眉目。她是女人，又是楚琰的女人，对这种事是敏感的，

从漠北部落王与楚琰的表情，再到塔娜公主的娇怯，她几乎可以确定心中的想法。

“若涵雪没有猜错，漠北部落王是要将塔娜公主许给殿下。”她清冷地开口，隐在云袖下的手，紧握成拳，指尖早已深陷入皮肉。

一旁的阿郎王子微愣，含笑俯首，出口的是流利的中原语，“想不到云大人有个如此灵敏的侍从。”

“阿郎王子过奖。”云剑尴尬地拱手回礼。

好不容易挨到了宴会结束，天瑶淡漠地向帐子的方向走去，她厌倦了一张张挂着虚假面具的脸，更不忍看塔娜公主委屈的模样，心疼她被他人摆布的命运。

“沈天瑶。”手腕突然被人从后面握住，下一刻，身体便跌入坚硬的胸膛。

身体被撞得生疼，而天瑶只是轻蹙下眉心，便恢复了一贯的淡然，轻声开口，“殿下可是有事？”

楚琰冷哼了一声，手掌托起她的下巴，逼迫她与自己对视，“沈天瑶，少给本王装蒜，以你的聪慧，必定能揣摩出漠北部落王刚刚与本王在说什么。本王的瑶儿还真是大方，竟迫不及待地将自己的夫君推给别的女人。”他凤眸冷眯，手指不露痕迹地用力，天瑶吃痛，泪水在眸中打转，却倔强地没有流下。

她清冷地一笑，用流利的蒙语将漠北部落王刚刚的话一字不落地重复了一遍。

楚琰眸中一闪而过错愕之色，但很快便恢复了冷然，淡淡地哼笑了一声，“原来你懂蒙语。”

天瑶漠然，看着他的眸光，逐渐茫然，“天瑶说不要，就可以阻止塔娜成为殿下女人吗？天瑶说不想，你我之间就可以再无他人吗？”她苦笑，泪终于还是夺眶而出，打落在他干净的手背上，带着冰冷的温度。

楚琰眸色更沉了几分，默默地端凝她良久，才再次开口，语气却已柔缓了许多，“跟着本王，瑶儿觉得委屈，是吗？”他温柔地将她揽在怀里，指尖随意地穿透她柔软的发丝，柔声道：“本王不会迎娶塔娜。”

天瑶蹙眉，心中所想的却是：漠北部落王已在漠北部落皇亲与大翰将领面前宣布了婚事，岂是楚琰说悔婚便可以悔婚的。若是因此伤了两边的和气，反而得不偿失。

天瑶在他怀中辗转反侧，几乎一夜未眠，而第二日清晨醒来，她所有的顾虑都不再是顾虑，因为当夜，发生了一件大事，塔娜公主在自己的营帐中被诱奸了。

楚琰、天瑶等人赶到时，塔娜公主的营帐外已经重兵把守，漠北部落王并未入内，脸色异常难看，王妃陪在他身边，不停地抹着眼泪。

漠北部落王大怒，誓要找出元凶，将他碎尸万段。然后，三日后，漠北部落骑兵在郊外发现了凶手的尸体，毒发身亡。很显然，是被人灭了口。众人心知肚明，塔娜被辱与联姻之事脱不了干系，一时间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天瑶，只是苦无证据。而世上从没有真正的天衣无缝，漠北部落人也不是傻子，只要继续追查，一定会找到蛛丝马迹。